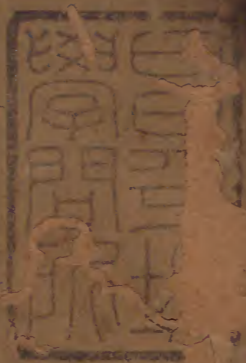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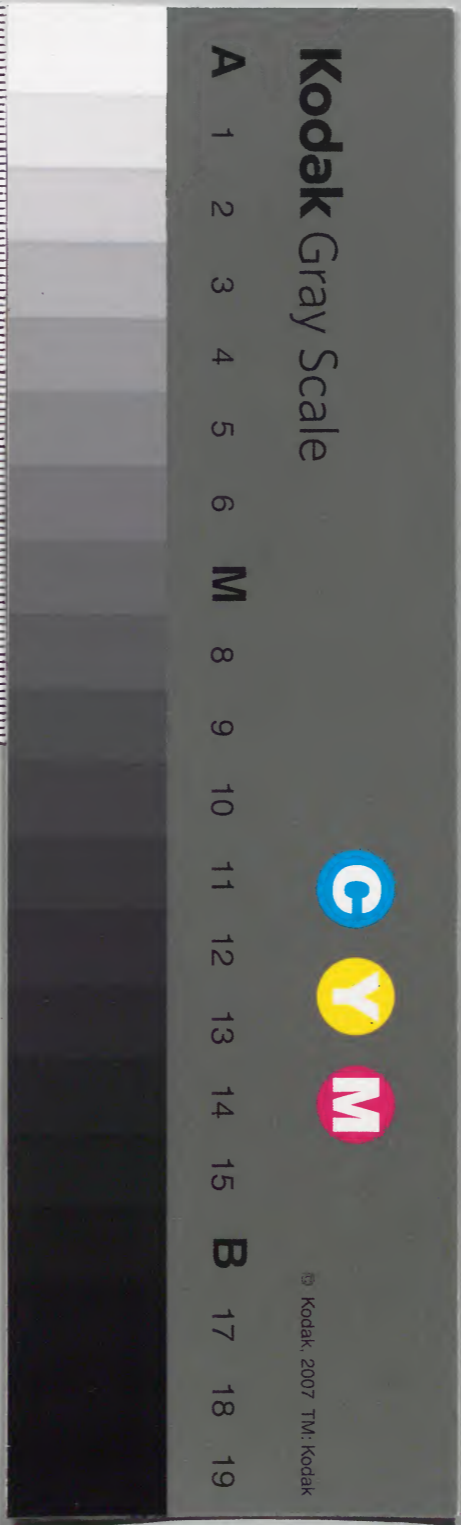
儒門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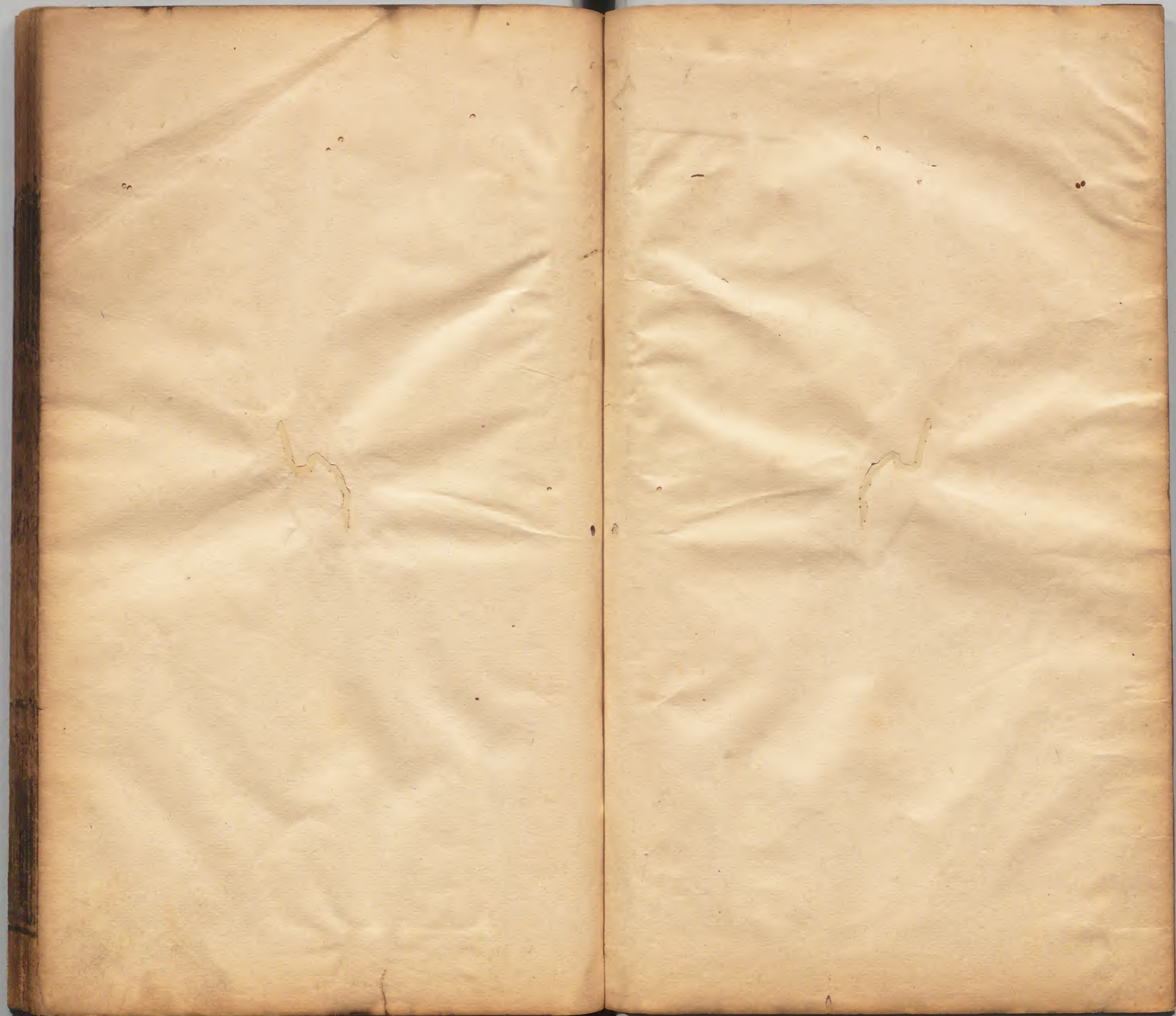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四	七	三
二	三	函	號
一	〇	架	冊
四			

內閣文庫			
九	九	九	漢
三	四	三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3	
冊數	4 (3)		
函號	299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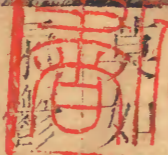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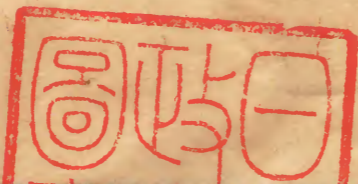




高忠憲公困學記

淺草文庫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陽與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敬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柰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竟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江右羅止庵來講李見羅修身



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壬辰謁選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冬至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私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甲午秋赴謫所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貼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舟中嚴立規程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念念不舍者

兩日偶見明道語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甲辰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助然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必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

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缺此一大段工夫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性善之旨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夷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况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

先生此記自序人門工夫日悟日修未嘗偏廢然悟須實悟修須真修吾師乎定求附識

高忠憲公示揭陽諸友讀書法

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得一旬所以書白書自我都不相關都無意味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如看大學便思如何為明德在自己身上體認明德如何模樣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為至善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身上認得親切若見未真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量又如日月之間聖人分明說入則孝便思量去盡孝道說出則悌便思量

去盡悌道說言忠信便說話要忠信說行篤敬便
行要篤敬但依那書上勉強做得一兩句便漸漸
我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淡洽一面思索體認一
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今人終年看書不曾記
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實不曾有
一句透徹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須看得一
書其他便迎刃而解終身不忘更是人人做得箇
人品如今第一要緊的是這一箇心廼萬理統會
萬事根本今人終日營營閑思妄想此心不知放
在何處如此豈有與聖賢之書相入之理諸友若
肯相信今日回去便掃一室閉門靜坐看自己身
心如何初閒必是恍惚飄蕩坐亦不定須要勉強
坐定令浮氣稍寧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來若柰
何這浮思邪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以事心
之法孟子說求其放心存其心養其性操則存舍
則亡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孔子又都不說心只
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於此類者尋箇入頭若更不得再於
性理中周程張朱所論存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
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旬日之間便見功效果

能存得這箇心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明何事不可行至於文辭不過寫其胸中所自得若心定理明自然不待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績飾而工矣天下萬事皆有箇本源從其本而求之則雖難而實易從其枝葉而求之則雖易而實難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諸友若誠實用力則旬日之間便各有所疑學以能疑而進有疑而師友決之便沛然矣

高忠憲公復七規

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卽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卽睡務令暢悅昏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

濁臥不得解衣欲睡則臥乍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克溢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敢告同志

謹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千古神奇語亦千古疑難事若平平看破只須曰原非有一一復何歸啞然而一笑耳禪家參話頭千蹊萬徑不出此類彼原謂以妄息妄但知參之者爲妄用不知所參者原屬妄設也終日終年參無理之話真是勞而無功故程子謂天下莫忙如禪客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使人且於靜中體貼聖賢切要之言可謂開萬世之羣蒙矣大抵釋氏立靜坐一法與孟夫子平旦之氣一段話頭意思儘覺相近吾儒不廢其所長往往用以入門程子歎善學陽明補小學皆借用先生體貼要言是反用門人陳龍正識

按公年譜作是規時與歸季思吳子往諸先生習靜水居有日記云七日中只體貼誠敬見精一爲聖學的傳也又云有主則敬無爲則誠又云只見得顧諟明命工夫又云朝負初陽夕披明月山光水色鳥語花香心境相融天下寧別有僊人耶公得復七之樂如此而或乃嫌於類禪林打七之規吁亦既舛矣吾人混攪塵網日在膠膠擾擾中不汨真性者幾何苟得退處幽閑默識此心真惺真寂非洗心藏密實地耶彼言悟門者則又以此

爲未脫理障等諸磨磚作鏡之誚憑他舌頭
簸弄莫可窮詰吾儒固不以彼易此也流光
如駛形影寥寥緬企先民無由覲
面掩扉展卷輒深憮然定求識

高忠憲公同善會講語三條

第一講

這個同善會專一勸人爲善所以勸人爲善者且
不要論善是決當爲惡是決不當爲的道理中間
極有大利害不可不知我等同縣之人若是人人
肯向善人人肯依著高皇帝六言孝順父母尊敬
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
此便成了極好的風俗家家良善人人良善這一
縣一團和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和氣當雨便雨
當晴便晴時和年豐家給人足豈不人人享太平

之福若是人心不好見識歪邪見個善人便叫他
是沒用的滯貨見個惡人便叫他是有本事的好
漢看這六句言語是喫不得著不得用不得的古
話一味凭著自己的意力一切非爲要做便做一
人作歹十人看樣便成了極不好的風俗這一團
惡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惡氣雨暘不時五穀不
登人民疾病疫癘交作兵火盜賊出於意外不知
者皆謂氣數當然不知氣數是人心風俗積漸成
的此非迂濶之談昔年福建興化府人作惡異常
有識的人皆說道此城必屠不數年閒倭子來獨
攻破興化府士民都被屠殺石不是人心風俗所
爲何以有見識人先說在倭子未來之前可見一
家爲善便是一家之福家家爲善便是一縣之福
我等各宜真心實意做個好人做好人雖喫些虧
到底總算是大便宜做惡人雖討些便宜到底總
算是大喫虧亟切回頭不可走差了路害了自家
又害子孫又害世界

第二講

這同善會今日是第十四次了會友有百餘人人
人皆出自心自願可見善是人的本心爲善是人

的。本分事如著衣喫飯人人喜歡做的從此歲月
日久凡在同善會中人看得一縣中老者貧者病
者死而無葬者真如一家之人痛癢相關有無相
濟這一段意思豈不是極好風俗天地神明所極
喜的凡在會中受施之人自然思量這箇銀錢是
善會中來的豈可在不善處用皆當興起善心爲
子弟者愈思考親敬長爲父兄者愈思教子訓孫
各思勤儉生理各戒非爲浪費這等方是同善之
意所助雖微所勸甚大不虛了此會我等生在世
間百年有盡所作善業惡業心劫無涯過了一日
便沒了一日所以吉人爲善一日不足這個身子
生的時節一物不曾帶來惟有這箇善是原帶來
的死的時節一物不能帶去惟有這箇善是原帶
得去的各各思量各各努力

第三講

這同善會廣勸世人爲善凡來聽者便是有善根
的人所以有善緣到此便有善言入耳切不可輕
看過了這句好言語一句善言提醒了一點善心
便做了一世善人豈但轉禍爲福正如起死回生
也不必添說甚麼好話只看這牌上寫著六句一

生也做不盡一生也受用不盡這太祖高皇帝是我朝的開基聖主到今造成二百五十年太平天下我等安穩喫椀茶飯安穩穿件衣服安穩酣睡一覺皆是高皇帝的洪恩高皇帝就是天這言語便是天的言語順了天的言語天心自然歡喜逆了天的言語天心自然震怒我輩豈能當得上天震怒他的言語原是我門家常日用最安樂的事人人有父母人人隨分孝順他人人有長上人人隨分尊敬他人人有鄉里大家要和氣些人人有子孫大家要教訓他生理是誠做的人人做自家誠做的事各有過活非爲是不誠做的若做不誠做的事各有罪名但看世間盜賊那有不破的但看世間嫖賭打行告狀詐人的那有善終的到得官府訪拏囚禁牢獄之時想著那街上本本分分肩挑步擔做小生意的人也都是天堂何苦只貪暫時快意造成無窮苦楚今日聽得這言語各要立定主意做個好人鄉里也尊敬子孫也流傳父母尊長都喜歡就是沒有父母兄長的人人也稱道這是某人的子孫某人的兄弟如此學好父母兄長也增光彩祖宗也增光彩這便是孝順尊敬

的實事比那三牲五鼎供養的也還強勝些做好
人有說不盡的風光說不盡的安穩都從今日這
一點念頭上起原是好念頭的人愈要堅固原是
不好念頭的人就要轉變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急
急回頭還嫌遲了

高忠憲公家訓二十一則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
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
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
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
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
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
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爲
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
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
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
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
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在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
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
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
與小人相睚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
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
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
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
要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
味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
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
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邁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醇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是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

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於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幸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

作出無限醜事負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樸素些有何不好簡澹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二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忤不勝於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

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閒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邁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况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閒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饑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品。

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
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亟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
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
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腦我
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
仁心乎供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
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
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
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
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
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
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
小亟宜警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
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
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於
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箇善
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不變自

各有遇於母作非爲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

或曰高子學修入微至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龍正應曰此文公著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蓋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知化者矣若早軼於繩尺則垢穢滿身何從而游廣大精微之奧乎非恟怳而無依必口耳而不實斯訓也拔少壯於下流亦坊老大於作僞不曰遠以淡乎先生又慮世久族多未必皆爲士

類鄙詞諺語時或引用士人觀此亦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微僅爲可見子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淡乎門人陳龍正幾亭跋

馮忠定公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
善念是吾真
若要中閒立
終為蹠路人

舜

聖人未到此實
人才到此實
有地實

從此路行則文學功名益展其美

舜君半途而廢

善人方覆

善有恒實

利人念禽獸者

在此處

人之所
以異於
禽獸者
幾希正
在此處

蹠

從此路行則文學功名益展其美

禽獸

從此路行則文學功名益展其美

常門法言

卷三

善利圖說曰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爲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爲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爲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爲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歟然曰吾爲舜吾爲蹠以彼其心不過以爲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爲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爲善之後論也旨豈二乎哉雖然爲衆人易爲聖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爲君子爲善人爲有恒若姑曰我寧爲君子我寧爲善人我寧爲有恒

其勢不至於無恒不止不至於如蹠不止也何也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爲下理固然
也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
且爲善爲舜則爲人爲利爲蹠則爲禽獸所係匪
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玩幾希二
字可見人必至於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
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
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蹠之分舜蹠之分人與禽
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誘之曰我不爲聖亦可誘之
曰我不爲人哉或曰一念而善爲舜爲人一念而
利爲蹠爲禽獸固矣儻學者不幸分辨不早誤置
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
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伐之之後而萌蘖
尚在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
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
爲堯舜人柰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
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
此幾希尚可爲舜固矣彼枯之反覆夜氣不存者
獨無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

存卽爲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
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日
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
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
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
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說蓋爲誤
走蹠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
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
簣也一念而自以爲善是爲山而未成一簣也夫
未成一簣且不可况半塗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
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塗
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
必由一簣而爲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
止而不至於聖人總謂之半塗總謂之無恒此孔
子所以惓惓致意於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
欲人慎之於其始半塗之說爲山之說又欲人慎
之於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
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
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
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

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
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
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
何益哉

又曰人人能克去己私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
海濶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
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馮忠定公關中書院記

危微精一之辨莫詳於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爲
德庸德也中之爲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
弟友盡道是也於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致中
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
可以語盡性致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
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弟友
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矣故必
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
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

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道也故曰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檢點此心於此惟精於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加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著於聲臭而惟天命不著於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卽念及於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工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卽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天褻

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
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
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
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
一之學卽汲汲皇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
也而尚敢暇逸爲哉

少墟先生幼從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詩入
門後雖與梁溪同關無善無惡四字然其七
十自壽詩云誰哉吾之師人心有仲尼考亭
嚴主敬姚江致良知則終見其血脉貫通矣
是記闡發中庸首章大旨慎獨與戒慎不觀
恐懼不聞雖仍兩層說入而已融成一片指
點天命本體十分親切責成修道工夫十
分完密讀中庸者之鎖鑰也定求附識

馮忠定公論理學舉業一則

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妨
理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柰何曰理學使妨於舉
業則理學亦異端談位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
業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
有自家應舉者有子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
多父兄固當督責乎子弟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
勿事優游玩愒月日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收心
靜養簡事寡交將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絕之如此
便是學否則非學看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驗就

在此處發揮道理使一一可見諸行事如此便是
學否則非學絕奔競營爲之念下忘食忘寢之功
衆皆馳逐我獨恬澹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其得
雋也念縣官之寵遇何爲而布素不改其偕計也
念千里之跋涉又何爲而株守彌堅如此便是學
否則非學從此得第則仕塗一味奉公而不敢萌
榮身肥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林下一味談道而不
敢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樹標
一代流芳千古皆決於今日之一念毋以今日舉
業爲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打起精神發
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爲賢而爲聖不專專欲以爲
解而爲魁則豈惟自家不負科名卽父兄亦永錫
之光不惟父兄永錫之光卽百二山河亦與有榮
施矣儻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
舉業不暇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
文日用飲食鮮能知味卽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
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儻萬一謙虛者化而爲驕
傲謹守者變而爲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
自家父兄又豈能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
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爲今之計莫若就在

傳中法言
之謬卽爲桀紂非便爲蹻蹻桀紂而蹻蹻桀紂之
所從來也諺曰換却一念舜蹻可變是故爲惡非
天爲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爾曹以善爲性之當
爲惡爲理不可爲爾未必吾聽若夫爲一善而此
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鬼
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爲一不善而此
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
神災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夫
有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雖孺子亦莫不然是人
人皆知善之當爲矣獨柰何棄身於惡而蹈此百
凶乎余衆人也每徘徊於岐路夫一岐向九天之
上安樂萬端一岐入九地之下憂危百懼左足右
足願與二三子決擇之



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富貴榮華既於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於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以棄命者也夫既不肯樂分與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已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爾曹不幸身不嘗不足之味而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爲當然以儉素爲耻事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自躬而獲罪於天矣作循環圖以悟之

孟雲浦先生責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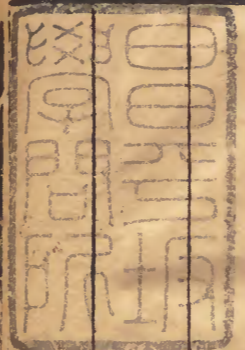
化鯉賦資愚下蓋嘗望吾黨箴砭以漸進修顧德業進難而退易友朋諛易而規難獨居淡念隱隱若有從傍譙讓之者因悟邇日勸戒泯然心甚懼焉古德云士有爭友又云切切偲偲故願吾黨無棄我也作責善說

學問之道在爲善切磋之益在朋友朋友而不以善相責則相率日趨於非而莫覺矣何以學爲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是義也始非不諄諄吾黨乃比來非漫譚則溢譽卒忘其所謂責善者夫士

無教友則失聽諸君之不吾責是無教也予將安聽者意予於學浮慕寡遷善之實聞言乏聽受之誠乎何羣居終日不相聞也今夫善也者天之命人之性吾心之本體固不以有朋責否爲存亡然芝蘭從化蒼黃由染夫法語翼言提撕之使不怠謂非朋友可乎昔田畫取士所當爲責志完之自滿修史史官職也人禍天刑昌黎之謬是以見貶於柳州季路好勇顏淵諷以盍慎吳公閔顛孫意氣過高歎曰未仁卜子罪天忘自罪也子輿怒而數之而離索之慨淡以長彼二子三賢豈故招其友之過爲名高要不忍見同袍未善是故翦拂之覺呼之用致責望之意假令當時亦若吾黨詎不稱緘默慎重然所貴爲人友者安可如是鯉也上之不敢擬聖門之彥次之不能同文章節義之流固不足齒收然吾黨則有顏曾言游田柳之任乃今久矣不聞切磋德日益隳愆日益積問學日益荒墜人之視予也謂諸君爲何如人語云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予之不德是亦地之耻也吾黨鑒之哉

嗚呼朋友之道日以淪替矣人才衰藹士氣委靡日甚一日欲使愚者明弱者強將何賴

馬雲浦先生孜孜以責善望人何其若無若
虛乎然惡聞其過則我輩病根深痼尤當痛
自刺責以受而諒多聞之益
為弊緊一著也定求附識



寬政己未

